



梨花劫

刘向军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梨花劫

刘向军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梨花劫 / 刘向军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306-7117-7

I. ①梨… II. ①刘… III. ①革命故事—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3626 号

选题策划: 郭 瑛

责任编辑: 于静筠

出版人: 李勃洋

出版发行: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印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字数: 300 千字

印张: 20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进山选址探路跌山谷	大病痊愈狩猎巧相逢	1
第二章	入沟勘查营地有佳址	敞开心扉春霞道身世	6
第三章	一锤定音黑龙沟扎寨	不谋而合清苑城筹款	11
第四章	煤炭开发清苑会田中	不请自到笑脸藏祸水	15
第五章	奇思妙想巷道藏玄机	登门拜访李府会友人	20
第六章	险象环生运输路曲折	狼狈为奸宋大宝发威	26
第七章	欢天喜地印钞厂投产	喜事成双赵铁光成婚	36
第八章	话不投机专家起风波	异地相逢探望留后患	42
第九章	暗中调查粮食出漏洞	先有防范设计巧周旋	48
第十章	步步紧逼侦缉队查粮	机关算尽鬼算盘落空	54
第十一章	花样翻新尹兆山弄鬼	将计就计宋大宝失算	63
第十二章	立场不同双方起争议	赶鸭上架首长做动员	70
第十三章	半夜进山英丹得怪病	学习遇阻东明解难题	76
第十四章	如醉如痴董宝才献艺	人情入理王常兴论道	81
第十五章	失足落坡冯春霞流产	借刀杀人尹兆山设局	89
第十六章	主动出击歼灭先遣队	放敌人营巧用毒诱饵	95
第十七章	细细道来李府议抗战	共同分析阴谋露端倪	101
第十八章	突发事端军需官被捕	暗中相助车把式现身	106
第十九章	为民除害宋大宝毙命	寻求合作李天奎探底	117
第二十章	路遇敌情诱敌陷险境	人小胆大虎口救恩人	122
第二十一章	生活拮据董宝才视盲	生产自救运输队立功	127
第二十二章	进山探底通道露破绽	移花接木伏击掩真情	134
第二十三章	斗智斗勇打赢货币战	暗伏杀机敌特逞凶狂	140

第二十四章	侥幸逃命范亮当土匪	改姓埋名杀人犯现身	145
第二十五章	精心策划假交通卧底	婚宴风波特务队现形	153
第二十六章	借酒销魂二虎杀川田	宴摆鸿门王宝国蒙难	159
第二十七章	诡计多端付文标发飙	急中生智李家贵解围	167
第二十八章	原形毕露阴谋露马脚	绝地反击特务队内乱	177
第二十九章	勾心斗角敌营起内讧	借机救人刘步丹脱险	185
第三十章	寻机复仇假和尚探路	倾巢出动众土匪抢劫	190
第三十一章	灾难降临黑龙沟遭劫	狭路相逢赵老尚负伤	196
第三十二章	登门探望妮妮道心事	伤愈归来句句吐真情	201
第三十三章	仓皇而逃寺前终丧命	节外生枝土匪露天机	208
第三十四章	巧妙周旋假范亮接头	机关算尽付文标被擒	213
第三十五章	抗击旱灾陈东明生情	煤窑遇袭赵铁光就义	219
第三十六章	放火驱敌险外有险情	喜从天降惊外有惊喜	227
第三十七章	以山为伴刘英丹坚守	诱敌突围王新勇被困	236
第三十八章	同归于尽春生娘玉碎	视死如归王新勇献身	243
第三十九章	宁死不屈董宝才自残	失身坠崖冯纪源殒命	250
第四十章	安全出山清苑城避险	瓜熟蒂落赵家儿降生	258
第四十一章	山外归来噩耗割肠断	申明大义空穴葬亲人	266
第四十二章	如愿以偿春生到赵家	倾吐心声情感受煎熬	271
第四十三章	客栈劫难英雄谱壮歌	虎口脱险危难见深情	276
第四十四章	命运相连姐妹终相见	喜结良缘春生有亲娘	283
第四十五章	弃暗投明李天奎隐退	忍痛割舍陈东明远行	292
第四十六章	清苑相见交往生恋情	重病缠身叶落要归根	299
第四十七章	精心照料大病得康复	大山为证情侣定终身	307
第四十八章	清明祭灵英烈垂千古	梨花寄语山村终有名	314

第一章 进山选址探路跌山谷 大病痊愈狩猎巧相逢

猛烈的西北风横扫华北大地，巨大的风声如狼嚎般吼叫，光秃的树干上只剩下树梢几片残叶在空中摇曳。大风过后，天上纷纷扬扬地飘下鹅毛似的雪片，一夜间，晋察冀边区大地披上了银装。

严寒挡不住边区军民内心的喜悦，经过三个多月的浴血奋战，晋察冀边区的军民粉碎了五万多日伪军的围攻，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劫后余生，到处是残垣断壁，满目疮痍。边区军民没有被日寇的凶残吓倒，他们擦干眼泪，掩埋了亲人的尸骨，清理坚壁的物资，修复毁坏的家园。

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在一间简陋的民居里，正在召开边区财政工作会议。屋子中央放着一个火盆，炭火正红。来自政府各部门和军区的代表把小屋挤得满满的，大家全神贯注地倾听首长分析形势，安排工作。

首长名叫王常兴，江西人，中等个头，精瘦的身材，显得十分干练。额头一道深深的疤痕从眉宇间穿过直到上唇，显示出不平凡的经历。他从小跟随红军转战南北，爬雪山过草地，是个老革命，现在边区政府主管财政工作。

王常兴表情凝重，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虽然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但是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给边区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敌人在军事上残酷地围剿，在经济上严密地封锁，就是妄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泯灭我们的抗战意志，绞杀抗日根据地。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艰难，政府要开支，部队要给养，边区要建设，百姓要生产生活物资，这一切都需要有物资保障。物资从哪儿来？要大力发展边区的经济。

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建立和完善边区的财政金融体系，筹集资金，发展生产，活跃市场，保证供给。大家肩负的责任重啊！”他凝视着大家，语气坚定地说：“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高度重视经济战线的斗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题是，净化边区货币市场，扩大边区货币发行，牢牢地掌握边区的经济命脉。为了保障边区钞票的印制发行工作，边区政府决定把分散的印制力量集中起来，成立独立的印制机构，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印制水平，满足对货币的需求。筹建方案已经确定，各部门要通力配合，调集精兵强将，保证三个月完成筹建工作……”

坐在炕沿上的一位年轻人表情严肃，首长的讲话让他感到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他叫刘步丹，公开的身份是永茂商行老板，此人年轻有为且精于商道，在他的经营下，永茂商行已经成为边区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渠道。

散会后，代表陆续离开了会场，屋里只剩下王常兴和刘步丹两个人。王常兴对刘步丹说：“组织上决定，由你负责印钞厂的筹建工作。组建印钞厂困难重重，敌人搞经济封锁，边区的各种物资十分匮乏。根据筹备组提供的材料清单统计，光印钞生产所需要的各种器材配件和消耗材料就有一千多种，都要从敌占区购入。保证材料供应是生产的前提，你的任务很艰巨。要利用你的公开身份，建立起稳定的供应渠道和秘密的运输线，确保各种物资的供应。时间紧迫，马上开展选址工作，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证按期完成任务。”刘步丹站起身，声音响亮地回答：“一定完成任务。”

接受任务后，刘步丹带着三弟刘英丹整理行装，踏上了选址的行程。

连绵起伏的太行山脉，气势磅礴，千姿百态。在群山深处的一个小山坳里住着一户人家，以山为伴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的家是三间用石头和泥土垒起的房子，木头窗棂，纸糊的窗户，木板房门。房子两侧是柴房，房檐下是柴灶。房子四周是用碗口粗的圆木扎起的院墙，木头院门。院中几棵枝叶繁茂的核桃树如同张开的大伞，夏日里把小院子遮护在绿荫下。房子的主人叫赵老尚，年过四十，他的妻子是个跛脚的大脚女人，娘家姓甄，父亲在村里私塾当教书先生，她因为残疾，又长着一双大脚，错过了婚嫁的年龄，才嫁进山里，婚后改名叫赵甄氏。夫妻俩生有两个子女，长

女幼年夭折，剩下一子，名叫赵铁光。家里还有个长相俊俏，性格开朗的女孩，是赵家收养的童养媳，名叫冯春霞。一家四口人靠向阳坡上两亩多薄地种些杂粮，上山采药材和打猎为生，家境虽然十分贫困，青黄不接时靠野菜和树叶充饥，但山里乡风淳朴，一家人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也算平静。

天有不测风云。三个多月前，赵铁光大腿上长了一个大疮，溃瘍化脓，烧得昏睡不醒。赵老尚跑了五十多里山路，从山下用毛驴驮来个郎中。郎中掀开被子，只见疮面溃烂，周围发黑发紫，整条腿肿得光亮。郎中诊了脉连连摇头，无奈地说：“毒气已侵入五脏，有了败血的症状，我的医术不精，恐怕难有回天之力。”让赵家人准备后事。

赵老尚夫妻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慌忙双膝跪地，哭诉着苦苦哀求：“赵家三代单传只有这根独苗，全靠他接续香火，孩子要是有个好歹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背上不孝的罪名。请先生发发慈悲，无论如何救救我们苦命的孩子吧，先生就是他的再生父母。”并一再地表示，“孩子生死由命，无论结果如何绝不难为郎中，并加倍支付酬劳。”

郎中被夫妻俩的真情感动，勉强答应试一试。吩咐烧锅开水，准备白酒、棉布和棉花。他用布带从赵铁光的大腿根部扎紧，嘴里塞进木筷，捆住双脚，让赵老尚紧紧抱住儿子。郎中用白酒清洗了疮面，从药箱中取出一把锋利的刀子，将脓疮切开，清除腐肉和脓血。赵铁光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拼命挣扎，发出凄惨的尖叫，叫声撕心裂肺。冯春霞抱头蜷缩在屋檐下，吓得浑身瑟瑟发抖，不住地哭泣。

郎中将止血药敷在伤口上，用棉布条缠住。此时，赵老尚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浸透，怀中的孩子没了知觉。“铁光，铁光……”赵老尚焦急地呼唤着儿子，站在一旁的妻子见儿子四肢松软，唤他也没有反应，惊得眼前一黑晕厥在地，半晌才被唤醒。郎中给赵铁光服下定心散，守候在一旁直到赵铁光苏醒。郎中让赵老尚随他下山抓药。夫妻俩泪流满面，千恩万谢。

山里的人命硬。赵铁光在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病情一天天好转，疮面收敛结了一个碗大的痂。又过了一个多月便能拄着棍子下地走动，全家人这才松了一口气。经过此番折腾，赵老尚夫妻怕再生横祸，商量着给儿子

圆房，盼着他们早点生个孙子续上赵家的香火。又过了一个多月，赵铁光病复如初。老两口把两人唤到跟前，说出为他们办婚事的打算，两人都赞同。一家人合计着天气转暖后就成亲。

小院又恢复了平静。为给赵铁光治病花光了家里仅有的一点积蓄，为了给婚事筹钱，父子俩背上背筐，带着砍刀和猎具上了山。赵铁光从小跟爹狩猎，山里的情况早已熟记在心。周围山里常有禽兽出没，有山鸡、野兔、野猪、獾和狍子，还有狼和土豹。要捉住大猎物，就要进老林，父子俩沿着山路径直向老爷岭方向走去。赵老尚是个捕猎的能手，猎具虽然简单，但他熟悉野兽的习性和狩猎的方法，只要有动物出没，就难逃他设的圈套。

转眼已过晌午，父子俩踏着厚厚的积雪，在林中寻觅野兽的踪迹。冬天是捕猎的季节，在积雪覆盖的山林里，再狡猾的野兽也要留下行走的踪迹。一路上，父子俩从雪地留下的印迹辨别野兽行走的路径，用钢丝设好捕猎的圈套，拴好铁夹，在树干上做标记。

太阳落山前，父子俩爬到了山顶。两人捡来干柴，选了一处背风的岩石后面，燃起篝火，围坐在火边啃了干粮，烤干了鞋袜。赵铁光将狗皮铺在地上，父子俩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将羊皮袄盖在身上御寒。深夜寒气透骨，大风卷起积雪漫天飞舞，巨大的风声似狼嚎般吼叫，令人心惊胆寒。

东边的山头上露出了鱼肚白，赵铁光被父亲唤醒。身边重新燃起了篝火，燃烧的树枝发出噼啪的声响，烟气中弥漫着烤土豆的味道。他穿上羊皮袄，站起身活动活动冻僵的身子，坐在篝火旁。燃烧的火焰随风摆动，烟气升腾驱赶着寒气，周围顿时暖了许多，父子俩从炭火中扒出烧熟的土豆，剥去烧焦的外壳吃了起来。

身上暖和了，僵硬的四肢灵活了许多；肚子里有了食，体内重新积蓄了力量。父子俩熄灭了篝火，整理了行装，背起背筐沿着原路下山。树丛里一只狍子被铁夹夹住了腿，挣扎着企图摆脱枷锁。赵铁光兴奋地跑过去将它按住，赵老尚用麻绳将四蹄捆扎结实，背在背上往家走。

远处传来呼救声，父子俩侧耳细听，“山里有人吗？救救我……”父子俩循声过去，只见一个身穿羊皮袄，十几岁的男孩坐在地上，眼圈红红的，哭诉说：“和二哥进山，在山里走散了，不小心从山坡上摔下来，跌伤了腿。”男孩瓜子脸，面目清秀，粗粗的眉毛，深深的眼窝里一双深邃

的眼睛。他嘴角微微地抽搐，不时倒吸着气，脸上难以掩饰摔伤后的痛苦。

赵老尚赶忙放下肩上的猎物，俯身察看男孩的伤处，开口问：“你二哥他叫啥？”

“刘步丹。”男孩回答。

赵老尚让儿子与他一起朝山上呼喊：“喂，山上有人吗？……刘步丹……”喊声打破了山里的寂静，在山谷中回荡。过了一袋烟的工夫，山上有了动静。一个头戴礼帽，身穿羊皮袄，肩背褡裢的青年气喘吁吁地从山上下来，走到男孩的跟前俯下身子，急切地问：“英丹，你这是咋啦？”得知三弟摔伤了腿，他一时也没有了主意。

赵老尚发现刘步丹的腰间别着短枪，顿时警觉起来，上上下下把这个年轻人审视个遍。此人二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圆脸膛，浓眉大眼，一脸的和气。赵老尚心存疑惑，忍不住问：“你俩到底是什么人？冰天雪地的跑到大山里来做啥？”

刘步丹赶忙解释说：“大叔，我们是边区政府派来执行任务的，从此地经过，请帮帮忙吧。”提到边区政府，赵老尚父子早有耳闻，知道边区政府是专为穷人办事的政府。赵铁光满心欢喜，对刘家兄弟说：“去俺家吧，俺家就在前面的山坳里。”刘步丹连声道谢。父子俩背起背筐和猎物在前面引路，刘步丹背着弟弟跟随在后，径直朝赵家走去。

这次偶然的相遇，打乱了赵老尚一家人平静的生活，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第二章 人沟勘查营地有佳址 敞开心扉春霞道身世

刘步丹兄弟俩为选址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大山，勘查地形，寻找最佳的地点。按照首长的指示，选址的地点要隐蔽，防可守，退可出，还要有群众基础，有利于物资运输。这可难住了刘步丹。印钞厂上上下下有几百号人，几十头大牲口，还有机器设备、各种物资，到哪里寻找这么合适的地点呢？他俩为此犯了愁。

进了赵家，刘步丹将三弟放在炕上，让赵铁光带路下山寻郎中为三弟疗伤。冯春霞进了屋把一碗菜粥放在炕桌上，对刘英丹说：“快吃吧，吃了饭身子就暖和了。”刘英丹早已饥肠辘辘，端起饭碗低头只顾喝粥。冯春霞坐在一边静静地瞧着他，虽是初次见面，但一点也不感到陌生，如同亲兄弟。

“你的腿还疼吗？”冯春霞关心地问。

面对陌生女孩的提问，刘英丹感到有些拘谨。先是点头，紧接着又摇头，脸上的表情惹得姑娘扑哧一笑。她开口说：“进了门就是一家人，有啥要做的就跟我讲，你的腿不方便，我帮你。”刘英丹频频点头，冯春霞表现出的友善让他感到格外亲切，心中充满了感激。冯春霞忍不住又问：“冰天雪地的，你们兄弟俩跑到大山里来干啥？”刘英丹回答：“干革命。”

“啥是干革命呀？”冯春霞好奇地问。

“干革命就是打日本鬼子，建立人民政权，让天下的穷苦人都过上好日子。”刘英丹解释说。此时，冯春霞对革命还一无所知，猜想一定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赵铁光和刘步丹从山下请来了郎中，郎中检查了刘英丹的伤情，说是

折断了骨头。经过正骨后，郎中用木板条将伤腿夹住用布带扎好，留下跌打损伤药，嘱咐一定要安心静养。刘步丹送郎中下山。一路上，他只顾想心事：三弟摔伤了腿不能行走，需要留在赵家养伤。首长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规定的期限一天天的临近，心中十分烦恼。

第二天太阳落山，刘步丹扛着袋粮食，手提两只鸡回到赵家。吃过晚饭，他向赵家父子说明了进山的来意，请求他们照顾受伤的弟弟，自己要继续巡山。赵家父子满口应允，主动提出为他带路。刘步丹满心欢喜，连声道谢。

天亮后，赵家父子和刘步丹三人整理好行装出了家门，向黑龙沟深处走去。一路上，赵家父子指指点点，指明各条路径的去向。刘步丹在纸上画出山脉的走势，标上各处的地形。

黑龙沟是东西走向，长二十余里，如同一条巨龙盘卧在两条山脉之间。阴坡山体高耸陡峭，怪石林立，经过常年雨水的冲刷形成条条深沟。沟底满是被洪水冲下的巨石。阳坡坡缓林密，山腰的树林中一条小路贯穿其间。沟里分布着许多天然的洞穴，十分隐蔽。沟口有一座形似龙头的小山，两侧山势陡峭，形成一道天然的屏障。沟口外有个暗洞，如同龙戏珠的珠子，无论山里的雨水有多大，水流进暗洞就没了踪影。赵家父子曾冒险钻进山洞中探查，山洞里阴森潮湿，深不见底，只能隐约听到流水的声响。当地流传着洞里住着一黑龙，经常出来伤害百姓，抢占妇女的传说，令人生畏。

回到赵家，刘步丹将绘制的草图铺在炕桌上陷入了沉思。此处山势险峻，地形隐蔽，易守难攻。若有敌情，攀上一座断崖，翻过几座山就能进入根据地的腹地。周围的山里盛产煤炭，把煤运出去就能换回物资，……刘步丹越想越兴奋，禁不住发出由衷的感慨：踏破铁鞋无觅处，为选址走遍方圆百里大山，原来最佳的营址就在此处！此时一个完整的方案已经成竹于胸。他顾不上多日的疲劳，连夜给边区首长写调查报告，并在赵家父子的帮助下重新绘制了详细的地形图。

第二天吃过早饭，刘步丹要赶回边区政府驻地。临行前，他叮嘱三弟好好养伤，告诉赵家父子少则七八天，多则半月就回来。送走了刘步丹，赵家父子继续上山捕猎。

经过几天的接触，刘英丹和冯春霞以姐弟相称，有说不完的话。他告诉冯春霞，他家有兄弟三个，大哥在井陘煤矿当工人，二哥自小聪明好学，考取了清苑师专，“卢沟桥事变”后弃学从军，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武装，他也弃了学跟随二哥加入了抗日队伍。后来二哥调到边区政府工作，他也跟了去，给二哥当通信员。两人经常扮成商人，往返清苑和根据地之间为边区收集情报，采购物资。讲起这些经历，冯春霞总是听得入神，既惊奇，又羡慕。

冯春霞发现，每天晚饭后刘英丹总是趴在炕桌上，在小本子上写东西，感到十分好奇，禁不住问：“你每天都在本子上写个啥？密密麻麻的。”

“写日记。”

“啥是日记？为啥要写日记？”冯春霞刨根问底。

“日记就是把每天经历的事都记录下来。比如，今天都发生了啥事，有啥感受，免得时间长了就忘记了。等革命成功了，我们老了，把它传给后代，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经历，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刘英丹解释说。

冯春霞听了更加着迷，继续追问：“日记里都记了啥，有我吗？”

“当然有啦，我念给你听听。”刘英丹翻动小本，直起身子，有板有眼地念起来：

今日晴。我来到赵家已经七天了，叔叔婶婶和铁光哥待我可好啦，特别是春霞姐，总是问寒问暖，比亲姐姐还亲呢，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地报答他们。二哥走后一直没有音信，也不知道事情办得如何，真盼着腿快点儿好，盼着二哥早点儿回来，带回好消息。

冯春霞羡慕地说：“识文断字真好，你教我识字好吗？”刘英丹爽快地答应说：“好哇，就先教你写名字吧。”他写了“冯春霞”三个字，用手指按笔画一遍遍书写，冯春霞用手指蘸上水，在炕桌桌面上模仿。冯春霞感到十分满足，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有情有义的弟弟。

刘英丹对冯春霞的身世充满好奇，他对冯春霞说：“讲讲你的身世吧，你是怎么来到赵家的？”

冯春霞对自己的身世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许多的事情都是断断续续听现在的爹赵老尚讲给她听的。她的娘家姓冯，家住城南冯家庄，小名叫梨花。七岁那年，家乡发大水冲毁了房子和田地，一家人随着逃荒的人群

进了县城。此时，她的娘将要临盆，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她和爹跪在地上向路人苦苦地哀求：“大爷大娘，叔叔婶婶，求求你们救救我娘吧，……”望着表情麻木匆匆而过的路人，冯春霞目光呆滞，泪水在稚嫩的面颊上流淌。赵老尚下山卖山货，牵着毛驴从此处经过，看见姑娘绝望的表情和乞求的眼神，两条腿如同注了铅一般迈不动脚步。他找了家小客店将一家人安顿下来，又请接生婆帮着接生，冯春霞的娘产下一个男婴。

逃荒路上，靠树皮草根充饥，又添了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两口子为生存犯难。丈夫把心一横，对妻子说：“我们有难，赵大哥出手相救，是天底下难遇的好人。逃荒路上九死一生，不如将女儿托付给他，保闺女一条活路。”妻子听罢，掩面哭泣，低着头沉默不语。孩子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小小的年纪就要生离死别，当娘的怎么舍得。可眼前的情景又有啥办法，只怨自己命苦。

丈夫见妻子痛苦的表情，又劝慰道：“女娃早晚都要嫁出门，赵大哥待闺女跟亲生的一样，孩子到了赵家不会受苦，兴许还会有个好前程。凡事都要往远处想，咱们逃荒在外，有今儿个没明儿个，若是心肠软舍不得孩子，反倒断送了娃的性命，哪个轻哪个重得有个掂量不是。”妻子觉得丈夫的话有道理，深深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说：“说得对，就依了你吧。”

夫妻俩在赵老尚面前双双跪倒，眼含泪水哀求道：“赵大哥菩萨心肠，是天底下难寻的好人，你的救命之恩我们这辈子也忘不了。逃荒的路上，也不知道还能挨过几日，请收留我们苦命的闺女吧，给她一条活路。孩子到了赵家就是赵家的人，愿打愿骂任凭赵大哥管教，只求孩子保个平安。”

赵老尚被真情感动，忙将两人扶起，连声说：“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看着两人痛苦的表情，忙安慰说，“我们都是穷苦人，穷要帮穷。既然你们信得过我，闺女我就帮着代养，等你们躲过这场灾回来，我一定将她毛发无损地送还，孩子的终身大事咱们再从长计议。”

赵老尚将毛驴变卖，凑了些钱交给冯春霞的爹娘。分别时夫妻俩泪水打湿了衣襟，将女儿紧紧搂在怀里舍不得她离去。赵老尚再三安慰说：“都往宽处想，月子里，千万别哭坏了身子，放心吧，我会像亲闺女一样待她，绝不让孩子受半点的委屈。”夫妻俩拉着女儿的手千叮万嘱，强忍悲痛看着赵老尚领着女儿上了路。

赵老尚将冯春霞背在背上往山里走，想起死去的女儿，百感交集。女

娃俊俏的脸庞，黑黑的头发，细嫩的皮肤，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与自己亲生的女儿有几分相像。孩子懂事乖巧，怯生生地开口叫他爹，惹得他兴奋不已。他信命，认准此番下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与姑娘一家相遇是两家前世结下的姻缘，孩子命里就该是赵家的媳妇。

进山的路上，红火的朝霞映红了半边天，将山峰笼罩在金黄色的光环里。赵老尚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盛景，被深深地震撼了，痴痴地望着笼罩在霞光里的山峰，如同进入梦幻一般。一瞬间，山峰好似化作一尊巨大的佛身，大佛慈眉善目，合掌端坐。赵老尚惊得慌忙双膝跪地，虔诚朝拜，连声祷告，心有所悟。孩子是春天出生的，娘家姓冯，加上眼前看到的霞光盛景，就给她起名叫冯春霞。

赵老尚将冯春霞领回了家，赵甄氏见了欣喜若狂，将冯春霞搂在怀里，亲了又亲，看也看不够，好像死去的女儿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冯春霞一动不动地坐在赵甄氏的怀里，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怯生生地望着她。赵甄氏连声赞叹：“好个水灵灵的俊闺女，细皮嫩肉，懂事乖巧，跟天上的仙女似的。给咱赵家做儿媳吧，我儿子这回不愁没有媳妇啦。”赵铁光见了乐得一蹦老高，拉着冯春霞的手围着院子边跑边喊：“我有妹妹啦，我有妹妹啦……”

赵老尚果不食言，大灾过后他下山寻找冯春霞的亲爹娘，四下里打听，辗转寻到了村里。街坊邻里告诉他，一家人出去逃荒就没有了音信，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他又到周围村庄打听，也没有寻到结果，心里阵阵酸楚，为一家人悲惨的命运痛心。

回到山里，赵老尚将冯春霞紧紧地搂在怀里，想起冯春霞的亲爹娘临别时的嘱托潸然泪下，动情地对妻儿说：“春霞是个苦命的孩子，早早就没了亲爹亲娘，咱们一定要好好待她，让她幸福。”赵铁光懂事地说：“爹放心吧，今后有啥吃的穿的都济着春霞妹子，我跟着爹种好田多打粮，学本事多挣钱，绝不让春霞妹子受苦。”赵甄氏更是对冯春霞疼爱有加。

冯春霞来到赵家，并不像别人家的童养媳那样受苦，她深受赵老尚夫妻的宠爱。赵铁光比冯春霞大四岁，胆子大、心眼好、憨厚老实，两人青梅竹马，感情甚深。

刘英丹十分同情冯春霞的遭遇，也为她落户赵家感到宽慰，对赵家人更是充满了感激。

第三章 一锤定音黑龙沟扎寨 不谋而合清苑城筹款

十天后，刘步丹用骡子驮着一位长者，身后跟着十多个牵着骡马肩背长枪的年轻后生出现在院门外，骡马背上驮着重载，浑身湿漉漉的，打着响鼻。赵家人闻声忙将众人迎进了门。王常兴是专程来考察选址方案的。听了刘步丹关于选址的工作汇报后，感到事情重大，决定先到现场看一看，再做决断。随他而来的是筹建工作队的先遣队员。

长者热情地上前施礼：“老乡，你们好啊。”

赵老尚望着长者和身后的一群年轻人，心里揣测长者的身份，不知如何称呼，有些胆怯地回答：“长官好”。

刘步丹上前介绍说：“首长，这就是赵大叔和他的儿子赵铁光。”

长者笑容可掬，握住赵老尚的手说：“老乡，革命队伍里没有长官，大家都是同志，我叫王常兴，就叫我老王吧。”

赵老尚赶忙将长者让进屋，赵甄氏和冯春霞忙着烧水做饭，赵铁光帮着众人卸下牲口背上的东西，拌草料喂牲口，小院里顿时热闹起来。长者进屋询问了刘英丹的伤情，坐在炕沿上与赵老尚聊起了家常：

“咱老哥俩道道属性，我属虎，你属啥？”王常兴问。

“我属牛。长你一岁。”赵老尚回答。

“你是兄，我是弟，以后咱们就以兄弟相称了。”

“可是不行，我是山里的野夫，不敢在首长面前造次，还是直呼名字吧。”

“有啥不行，我以前也是种地的，家境和你差不多，都是穷苦人。”王常兴的话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赵老尚感到亲近了许多。

“这几年山里的光景如何？”

“山里十年九灾，不是旱就是涝，缺吃少穿，日子过得清苦。”

“你们靠什么为生？”

“家里有两亩多坡地，种些高粱玉米，一般的年景能打三五百斤粮。还有个菜园子，种点瓜菜。山里出药材，夏天采药，冬天狩猎，卖了药材兽皮再换些钱，勉强度日。”

“鬼子清剿有没有祸害到这里来？”

“这里山高路险，外人不容易进来，只听外人说日本人进了山，好在没寻到咱这里来。”

“黑龙沟能住下多少人？队伍来了待得住吗？”

“这条沟有二十多里长，林子密，山洞多，好藏身。难在吃穿上，关键是解决粮食问题。”

王常兴从与赵老尚的对话中寻到了答案，心里有了底。

第二天天刚放亮，院子里的人就忙碌起来、做饭、喂牲口、打扫院子，说笑声不断。刘步丹把冯春霞叫到一旁，拍拍屋檐下堆放的粮食口袋，说：“这是大家的口粮，粮食金贵，省着点儿吃。”冯春霞点头应允。

吃过早饭，刘步丹领着王常兴等一行人沿着黑龙沟察看地形。山里白天黑得早，等他们回到赵家小院已到了掌灯时分。吃过晚饭，王常兴把大家召集起来准备宣布自己的决定。

察看地形后，王常兴心情复杂，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对选址方案感到满意，犯愁的是怎样保证在三个月内完成筹建任务。在敌人严密的封锁下，边区既缺钱又缺粮，各种物资十分匮乏，战士们在严冬作战，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办法保障。他像数碗里豆子似的将各项经费盘算个遍，实在拿不出多余的钱来。

屋里烟雾缭绕，早烟味呛鼻。首长严肃的表情让大家感到忐忑不安。王常兴到嘴边的话不知如何开口。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艰巨的任务会不会压垮这些年轻人？他沉思了许久终于开口说：“同志们，经过现场考察，我完全赞同步丹提出的选址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边区政府决定三个月完成筹建工作，任务很艰巨，困难再大也要保证按时投产，一天都不能耽误。当前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经费，我刚才盘算再三，只能保障大家每人每天一斤半口粮，其他的条件要靠大家想办法解决，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听了首长的讲话，大家相互对视，沉默不语。